

精品系列

书包里的老师

ZHOURUI
YOU MOERTONG WENXUE
PIN CANG SHU XI

霉气公司

周锐◎著



周锐

品藏书系
幽默儿童文学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精品系列

ZHOURUI
YOU MOERTONGWENXUE
PIN CANGSHUXI

周锐幽默儿童文学品藏书系

书包里的老师

霉气公司

周锐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包里的老师 霉气公司/周锐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9

(周锐幽默儿童文学品藏书系·精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42-6650-8

I. ①书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童话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57648 号

周锐幽默儿童文学品藏书系·精品系列

书包里的老师 霉气公司

周 锐/著

选题策划 孙建江

责任编辑 龚小萍

美术编辑 周翔飞

绘 画 郑凯军

装帧设计 小飞侠

责任校对 倪建中

责任印制 吕 鑫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www.ses.zjcb.com

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8.75 插页 4

字数 142000

印数 1—15000

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6650-8

定价:1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目 录

- 塔塔国的塔 / 1
- 红脸和白脸 / 8
- 舞蹈型地震 / 10
- 森林手记 / 17
- 王牌肥皂 / 37
- 霉气公司 / 40
- 无姓家族 / 42
- 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 / 54
- 拿苍蝇拍的红桃王子 / 58
- 明星和他的四个替身 / 70
- 电影在十年后开映 / 82
- 咸的糖 甜的盐 / 85
- 最佳放映员 / 95
- 双 A 机器人 / 104

“包你饱”药丸 / 112

电子琴密码 / 115

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 / 128

来了个眉毛收藏家 / 140

用奖杯吃饭的餐厅 / 147

一个牙疼作家写的牙疼童话 / 152

张家老鼠李家猫 / 157

发明家和阴谋家 / 160

在兴拔河的地方 / 173

系列理发膏 / 177

募捐的男子 / 187

B 我消灭 A 我 / 194

挤呀挤 / 208

信巴士 / 217

九重天 / 239

我与作家的心灵之约 / 257

大手牵小手 / 269



塔塔国的塔

因为第一代国王喜欢塔，所以这个国家就叫“塔塔国”。国王亲自设计，还画了一张很大很大的规划图，图中巨塔林立，各具雄姿，壮观极了。但从那时候到现在，一千多年过去了，塔塔国里一座塔还没造起来。

原来，那国王规定的造塔方法很特别：塔由全国老百姓一起来造——谁要是做了件好事，就给塔加上一块砖；谁要是做了件错事，就得从塔底下抽去一块砖。当然，造塔跟搭积木一样，底下要是抽掉一块，不论已经搭得多高，都会“哗啦”一声倒塌下来。所以，这塔经常是造得没多高就倒了，再造，再倒……有几次眼看就要造到顶了，都是因为有人不当心犯了什么小错误，弄得前功尽弃。从厚厚的《建塔记录册》里可以查到——



公元 59 年 3 月，××厨师把醋误用为酱油，红烧肉酸得不能吃。抽砖一块，塔倒。

公元 367 年 1 月，××青年去图书馆借书，忘记带借书证，抽砖一块，塔倒。

公元 1028 年 4 月，××学生背诵课文，漏掉两个字，抽砖一块，塔倒。

.....

这一次，大家小心翼翼地，总算又把塔一层一层造起来，只差最后一块砖就可以完工。如今在位的第五十代国王专门出了一张告示：

为有效地保证建塔工程圆满完成，本国王特此宣布：

(1) 能做好事以促使此塔早日竣工者，授予五十斤重的大奖章一枚；

(2) 凡做错事以致此塔再次完蛋者，立即请他进监牢，以“破坏建塔罪”论处。

本国王说到做到！

这一来，老百姓们可紧张啦。得不到大奖章没什么，进监牢可不是好玩的！可别不小心做错什么事，



该做什么都得仔仔细细地先想一想。有个人看完告示后，就这样心惊胆战地想啊想，直到有个小孩拿着一样东西从后面追上他：“叔叔，这是您的吧？”

这人一看——小孩拿着个鼻子！他摸摸自己嘴巴上面，平平的，果然是心不在焉，把鼻子搞丢了。塔塔国人的鼻子长得不大牢靠，很容易掉下来的。

“太谢谢你了，小朋友！”

“不用谢。”小孩转身就走。

掉鼻子的叔叔刚要把鼻子装到老地方，猛然想起来：“喂，小朋友，你做了好事，快去把塔造好，你能得个大奖章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，告示上说的！”

于是小孩跑到造塔工地，加上了最后一块砖。就这样，塔塔国建国一千多年以来的第一座塔，终于完工了！

对于塔塔国来说，这可是件了不起的大喜事。一套漂亮的纪念邮票立刻被设计出来。百分之八十的商品都改用了“塔牌”商标。国王高兴极了，决定当天就举行授奖典礼。

殿前广场挤满了人。记者们爬到电线杆上抢镜头。

那个拾到鼻子的小孩站在授奖台上，脖子上挂着



国王亲自授予的那枚五十斤重的大奖章，坠得满脸通红。

“现在请奖章获得者讲话！”司仪官高声说道。大家热烈鼓掌。

“我……很高兴。”小孩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场面，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才好，“我……看到有个人掉了鼻子，我想，一个人没有鼻子该多不方便啊，我就追上去。我跑得飞快，半道上把一个小姑娘的耳朵也碰下来了——当然，我停下来替她把耳朵装好，再继续追……”

“等等！”坐在授奖台上的一位白胡子大臣猛地站起来，“你说你曾经碰掉过别人的耳朵？”

“是的，”孩子说，“可我马上就帮她……”

白胡子大臣打断了孩子的话，立刻转向国王：“陛下，根据这孩子所犯的错误，我认为他不应该得到奖章。而且，他加到塔上的那一块砖应属无效，该拿下来才是。”

国王抓了抓脑袋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另一位黑胡子大臣又蹦了出来：“陛下，这孩子犯错误在先，按照我国历代遵循的建塔规则，应该在塔底抽砖一块，当然这必然引起塔体崩塌，所以他实际上已犯了‘破坏建塔罪’了。故而我认为不但要收回奖章，而且得把他关进监牢里去。”

那孩子一听就哭了，他把大奖章“咣啷”一下摔在



地上：“我不要奖章！我也不进监牢里去！”

国王想了一会儿，最后下命令道：“一，不能违反规则，立即在塔底抽掉一块砖，以后重新再来就是了；二，按告示上写的，把这孩子关起来。”

“嗡嗡嗡”，“嗡嗡嗡”，台下的老百姓们立刻议论起来了：

“好不容易把塔造成了，为这样芝麻绿豆大的小事，又毁掉了！”

“那孩子真可怜，虽然做过一点错事，不是马上就改正了吗？”

讨论归讨论，可国王的命令是毫不含糊的。老百姓们正说着，就见出来两个兵，一个去塔底下抽砖，一个去抓住那孩子，要送他到监牢里去。

就在这时，广场上吹来一阵冷风，吹得大伙儿打了个寒噤。去抽砖头的兵停住了脚步，张大了嘴：“阿、阿、阿——阿嚏！”他打了个大喷嚏！

紧接着，抓住孩子的那个兵也来了个“阿、阿——阿嚏！”

这下热闹了，国王、王后、公主、大臣们，还有台下的百姓们，以及爬在电线杆上的记者们，都情不自禁、接二连三地打起喷嚏来！

国王好不容易忍住喷嚏，定神一想：这是因为冷空气突然到来的缘故。塔塔国的气候从来都是变化无



常的,一会儿来冷空气,一会儿来热空气,大家都根据每天的天气预报,随身背着小包袱,里面装着需要更换的皮袄、短裤或者裙子什么的。可今天——国王突然想起,今天没有天气预报,以致大家都没有准备。他生气极了,立刻从人群中找出气象台台长,要他解释:为什么没有发出天气预报?

气象台台长哆哆嗦嗦:“报告陛下,是这样的:早晨大家看了告示,都害怕极了。您知道,干我们这一行,有时难免要出点小小的误差。我手下的人谁都不想犯‘破坏建塔罪’,谁也不愿搞天气预报啦。他们情愿被开除,也不情愿进监牢。陛下,他们主要是怕呀!”

国王哼一声:“那你呢?”

“我……”气象台台长老实地回答,“我也怕……”

这时,医院院长也忍不住在台下插嘴道:“医生们也怕!都不敢动手术、开药方了!”

“司机也怕……”

“工人也怕……”

广场上顿时像开了锅一样。

这下轮到国王害怕了——大家都不敢工作了,那还不乱成一团?他上哪儿去看病?他也不能自己开汽车呀……总之,将要发生的一切是不可想象的。

“那,你们说怎么办呢?”国王哭丧着脸问大家。



“做了点错事，只要立刻能改就行了，别动不动就把人关起来！”

“造塔的老规矩也该变一变，以前为些鸡毛蒜皮耽误了多少工夫……”

国王眨巴眨巴眼睛，只好去同大臣们商量。商量好后又下两道命令：一，把贴出的告示撕下来，不作数了；二，以后做一件错事，就从塔上拿掉一块砖，用不着像以前那样，一下子抽个稀里哗啦。而且，只要能在一个钟头里改正，这件错事可以不算。

不用说，这样一来，塔塔国里很快便造起了一大批塔——一座比一座雄伟，一座比一座美观！这才是名副其实的“塔塔国”呢。

红脸和白脸

有个县官，最怕动脑筋审案子。来了打官司的，他就问人家：“你们谁是好人？谁是坏人？”多可笑。

有一天，这县官审案审得烦了，就叫师爷陪他去看戏。戏台上有涂红脸的，有涂白脸的，县官又不耐烦地嚷起来：“谁是好人？谁是坏人？”

师爷就解释说：“老爷，红脸是好人，白脸是坏人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县官忽然灵机一动，“那么，师爷，你快帮我写个告示：凡是好人，一律涂成红脸；凡是坏人，一律涂成白脸。这样我审起案子来就不会搞糊涂啦。”

师爷当然不敢不照办。告示刚贴出去，就发生了一起抢劫案——染坊的红颜料被盗贼们抢光了。当时附近的一个戏班子演完戏正在卸妆，听见喊声，一个大花脸连忙跑出去抓贼。一个跑得慢些的贼被大





花脸抓住，送到县官那儿去治罪。

那贼用偷来的红颜料把脸抹红啦。县官一看，指着贼说：“你，是好人。”大花脸在今天的戏里把脸涂白啦。县官又指着大花脸说：“你，是坏人。”“来人呀，把坏人关起来！”于是大花脸进了监牢。

那个贼呢？他顺手把县官的烟袋揣到自己怀里，满不在乎地走掉了。

师爷从外面回来，县官把刚才的事对师爷说了一遍。师爷哭笑不得：“老爷呀，拿您烟袋的明明是坏人，您怎么把他放跑了呢？”

“可是，”县官为难地说，“那人是红脸呀。”

“嘻！”师爷急了，“他肯定是坏人，红脸又怎的！”

县官想了想，把头点点，又命令贴出新的告示：凡是红脸，一律当做坏人；凡是白脸，一律当做好人。

这样，大花脸从监牢里给放出来了。

可就在这时，染坊又出了第二起抢劫案——所有的白颜料都被盗贼们抢光了。

大花脸正好迎头撞上曾被他抓住过的那个贼。没什么客气的，大花脸把那个贼捆了起来。但大花脸想了想，这次不忙把贼送给县官，先把 he 带到戏班子里。大花脸把贼脸上已经抹好的白色擦掉，给他满脑袋刷上厚厚的红油彩——要不这样干，等会儿这贼还会被县官放走的！

舞蹈型地震

10

早就知道今天要地震，所以虽有些紧张，还不至于慌乱。

根据预报，我按照平时看电影的习惯，提前五分钟，来到指定的广场上。这儿离可能倒塌的建筑物很远。人已到了不少，我在一位老太太旁边找个位置站了下来。

九时四十分，地震正式开始。

人们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朝着同一方向倾斜过去，就像在汽车上那样。接着，又朝相反的方向倾斜一次。就这样，人们不住地来回摇摆起来。

大地在晃动。晃得不算厉害，但时间稍久，便觉得头有些晕，胃里也挺难受的。

忽然，旁边的老太太拉了我一把，她尖声惊呼道：

周
锐

幽默儿童文学
品藏书系





“三拍子！”

我不懂这意思，茫然地瞪着眼。

“没错，你瞧，纯粹慢华尔兹的节奏：嘤嚓嚓，嘤嚓嚓……”老太太边说边踩着点子，她的舞步和大地的晃动正合拍！

“来跳一个！”老太太年轻时准是个舞迷，她伸出手邀请我。这时广场上已有不少青年男女翩翩起舞了。我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不会，对不起。”

老太太把脸一沉：“嫌我老吗？”

“不！决不是！”我脖涨筋粗地解释，“真不会！”

我从没学过跳舞，怕出丑，很缺乏这方面的自信。我只好东张张、西望望，看别人跳。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小个子青年，跳起舞来却显得分外潇洒，我真妒忌。大地仍在不住地晃动，我已开始作呕，但我拼命控制着自己，要是吐在这舞影翩跹的地方，多不自重啊。

那位老太太终于还是没找到舞伴，她又来动员我：“小伙子，学学吧，我来教你。”

“我都要吐了。”

“咳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都没像你这样没出息。”

是的，我观察了一下，会跳舞的人们越跳越来劲，一点儿都没有不舒服的样子；相反，捂着胸口皱着眉的，全都是我这类的舞盲。我领悟到：我们的机能失调是由于对整个环境节奏的不适应引起的。



“好，来吧。”我豁出去了，上前一把搂住老太太的腰……

我出了一身汗，但终于学会了华尔兹。我庆幸是老太太教我，要是面对一位妙龄女郎，我不可能这样大胆自如。头一点也不晕了。

忽然，地震的节奏起了变化。

“这是‘布鲁斯’，四拍子。”老太太又介绍道。她当仁不让地继续当我的老师。这一次已不像刚才那样费劲了，是因为我入了门的缘故吧。

我很高兴。老太太也很高兴。

不一会儿，地震的节奏又变了，更急促，更强烈了。

“这又是什么‘兹’？什么‘斯’？”我请教老太太。

老太太的脸有点发白，她说：“不知道……我只会那两种，三拍、四拍。我觉着头晕……”说着摇摇晃晃像要倒下去。

这可不妙。我赶忙扶老太太坐下。虽然我的头同样又晕了起来，但我毕竟更强壮些，我应该照顾老年人。

我找到一对像是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人，他们扭得相当动人。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救人要紧，请跟我来。”

这两个大学生跟我来到老太太跟前，向我们讲解并示范着：“这叫‘迪斯科’，其实并不难，瞧，这样……这样……”